墨子閒詁

□仁19
503
7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波 53 7

墨子閒詁卷十五

瑞安孫詒讓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月令鄭注云木生數三成數八堂密八蓋堂爲多角形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不知堂密之有美樓倫云密字無義疑當作突說文穴部突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竝同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雞木畜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月令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賈子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合月令大屬秋注云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月令注云金生

數四成數九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
㫐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賈子云西方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與彼合
月令羊屬夏注云羊火畜與此異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月令云注水生數一
成數六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㫐
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月令注云彘水畜畢云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
堂書鈔詒讓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對信陵君問祈勝之禮云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牲即本此從外宅諸名大祠從當作徙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大祠寇至則徙其人及神主入內也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茅坤本有有字有小將氣中將氣四字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畢云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穫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謂巫醫卜居各有所職讀有所長句亦通長具藥醫之長掌其藥備用宮之疑當作宮養之今本拽養字號令篇云守

入城先以候爲始得觀宮養之可證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
守茅本請作諸案巫卜下亦當有望氣二字守獨智巫卜望氣之請而已三略中略云柴
巫祝不得爲吏十八問軍之吉凶舊本氣誤在之字下畢云智知同言望氣之請皆讀爲情墨子備
書通以請爲情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報守守獨智巫卜望氣之情唯守之請而已智與知同言巫卜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與望氣者毋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與望氣者毋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氣之二字又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
民謹微察之王云說文臆廉頗藺相如傳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臆度也微伺問之也案亦詳號令篇斷罪不赦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部云譽截也二字同訓此斷蓋即譽字亦即斬也商子賞刑篇云晉文公斷顛頡之脊以徇望氣舍近守
官官謂守所治官府茅本作宮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牧當爲收之謂工謂百工舉屠酷者蘇云酷與浩通賣酒也置厨給事弟之畢云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

作弟詁讓案弟疑當爲歸之省歸與秩同言廩食之畢說未允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周禮地官有縣師上士二人若有軍旅之戒則受濾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侯國蓋亦有此官也出葆循溝防築鷹通塗鷹與膺通左哀八年傳膺之以待文云膺一作擁杜注云膺壅也釋文云膺一作擁壅塞通達之塗也脩城百官共財蘇云共具讀如供脩卒伍吳鈔本視作設守門蘇云門下疑脫一閽字案舊本二誤三俞云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蒼築蒼通壅塞謂壅塞河達之塗也左右閽門之衛皆四人守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吳鈔本視作設守門蘇云門下疑脫一閽字案舊本二誤三俞云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蒼築蒼通壅塞謂壅塞河達之塗也脩城百官共財蘇云共具讀如供

蘇說非二人掌右閽舊本二誤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案俞說是也茅本正作二人今據正二人掌左閽閽閽門部云閽門扉也左右閽即謂門左右扉蓋讀掌右句誤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左文十二年傳云裹糧坐甲道俞云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詁讓案百字不誤城下門百甲城上步一甲文正相對城上步一甲一戟備城門篇云城上步一人其贊三人小爾雅廣詁云贊佐樓卒卒一人也三人爲甲戟士之佐各之五人而分守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步非一步有五人也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即備城門篇之帛尉也有大率即旗幟篇四面四門及中有大將左右軍之將分守四垓中有大將

即旗幟篇中軍之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移中中不可解疑當爲多卒之誤蓋城止每步一甲城下每門百甲此外多餘者爲多卒猶言羨卒也旗幟篇云多卒爲雙兔之旗商子境內篇云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澤急而奏之畢云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擇當爲擇俞云畢棱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逮逮舊本作遝蘇云遝猶至也王云遝當爲逮詳非攻下篇壞其牆無以爲客菌

菌猶言翳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鶴孔注云菌鶴可用爲旌翳是菌有翳蔽之義蘇云菌疑梱梱義通意言城外有牆是令敵人得障蔽以避矢宜急壞之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水無入內之理當爲木上又材字薪蒸細木大木也饔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是其證狗彘豚鷄食其實畢云實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斂其骸以爲醢說文

酉部云醢肉醬也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臡醢亦通偁 腹病者以起 呂氏春秋直諫篇高注云起興也謂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遝 舊本亦作還今據王校改皆病瘉而興起 爲之涂菌 蘇云涂菌所以避矢涂塗同 令命昏緯狗纂馬墾緯 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纂繫也說文手部云墾擊固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農緯厥耒傳云緯東也言緯纂必堅固蘇云緯東也墾苦閒切音慳固也又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馬勿令驚逸詁讓案墾牽古通然此墾擊當讀如字似無牽義 靜夜聞鼓聲而諺 畢云諜字異文詁讓案周禮大司馬云鼓皆駴車徒皆譟鄭注云譟讙也所以闔客之氣也 畢云闔遏也 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 凡守城之文錯舊於此 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 祝史謂大祝大史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案山川益謂中小山川在竟內者 先於戎 先於戎未詳疑當作揮文例同 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 蘇云其人疑當作某人詁讓案蘇校是也孔叢子云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與此略同 以勤寡人和心 修吳鈔本作修畢云詳祥同 義詳 唯乃是王 疑當作唯

力是正力乃正王形並相近明鬼下篇云諸侯力正濃猶言思也似不誤 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 畢云當爲厲蘇云參即三下參發義同尚下當脫厲字之說詁讓案孔叢子云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與此略同 以勤寡人和心 畢云左右助也 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 茅本太作大中大廟侯國大祖之廟也儀禮聘禮賈疏說諸侯廟制云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 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 畢云疑升之誤下云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此乃升與乃下文正相對公舍在大廟右則升陷即格於廟與 鼓于門 畢云門舊作問以意改詁讓案孔叢子云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師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依彼文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 右置旌左置旌于隅練名 謂門左右隅一置旌一置旌也畢讀右屬上鼓於門爲句誤說文糸部云練湅之疏而書名於上也爾雅釋天說旌旂云纁帛縿練縿九儀禮士喪禮云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鄭注云銘旌也今文銘皆爲名周禮司

勳云銘書于王之大常是凡旌旗之屬通謂之銘此作名與禮令文正同說文亦無銘字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五兵詳節用上篇乃下出挨畢云當作俟升望我郊俟國宮廟有門臺故可升望二旬郊乃命鼓俄升公羊桓二年何注云俄者須臾之閒役司馬射自門右役司馬益官名掌徒役者蓬矢射之茅參發茅當爲弓蘇屬上讀云弓弩繳似言束茅而射之說弓弩繳之校自門左校益車部曲吏管子度地篇有部校長官商子境內篇云軍壹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士戰國策中山策云五甲五楯大夫高注云五五校軍營也又秦策云亡五甲五楯淩下疑挽射字先以揮兵疑有供挽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左傳哀二十四年杜注云宗人禮官也案即周禮大小宗伯侯國及都家並有之覆之以甑說文云甑甗屬也此蓋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旗幟第六十九畢云說文以爲期幟名云熊虎爲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隊期其下也幟當爲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幟並爲識云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篇內放此語讓案幟正字當作識號令篇守二

篇徵職字並作職者假借字也王校甚是但司馬貞史應所引並作幟則唐本如是以相承已久未敢輒改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自蒼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菌非色名疑當爲茜茜蒨也茅蒐也茅蒐可以染絳字或作蒨左定四年傳蒨荼蒐絹茷穊記鄭注引作蒨施死士爲倉英之旗蘇云倉英當即蒼鷹俞云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即滄浪也在水爲滄浪也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案俞說是也竟士竟竟之借字畢云猶云爲零旗畢云虎字假音王云雩即虎之譌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又引此爲虎旗上脫二字而虎字則不誤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鉞卒舉熊虎旗纛書虎字或作兩見漢殺院君神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五尺謂年十四以下詳穊守篇女子爲梯末之旗蘇云梯末詳疑當作桮桮楊生稊之稊弩爲狗旗旌作莊莊皆旌之譌纛書旌或作旌形相近周禮司常九旗析羽爲旌畢云北堂書鈔引作休旗劒盾爲羽

旗蓋即司常九旗之全羽爲旒車爲龍旗畢云舊作蠪據北堂書鈔改車作車與下文同騎爲鳥旗騎謂單騎亦見號令篇左傳昭二十五年今本同左師展將以忝乘馬而歸孔疏云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此書坪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欲以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而盛於六國之初故此書及吳子並有之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句之足而下旗命云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復者當卻部讓案之當作二卻物之重文物足而下旗言致財物既足共城上之用卻復下共旗也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營茅有積茅見鈔本作茆說文艸部云營茅也陸璣毛詩艸木疏云營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爲索茆茅古字亦通藿有積說文艸部云藿蔵也葦大葭也崔部云藿小蔵也音義並別此藿當爲葦經典省作崔或掍作藿非是周禮司儿筵崔席賈石刻亦誤作藿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爲金錢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帛錢金蓬守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正作金錢井竈有處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閒各置人旗若須木檮拔舉赤旗須擂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皮氈麻鐸鍬钁斧鑿斫舉青旗須弓矢刀劍舉鸞旗須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畢云言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驗荀子性惡篇云斬合符驗周禮小宰傳別朝士判書鄭注引故書別判判並作辨聲義並相近法令各有貞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或爲員之譌蘇云貞爲其字之訛非輕重分數各有請請與誠通主慎道路者有經旗循之段字謂循行道路也周禮掌固鄭注云經謂爲之里數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亭尉即備城門篇之帛尉也帛尉及迎敵祠篇之百長也帛長丈五廣半幅者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諸讓案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墨翟曰幟帛長丈五廣半幅一切經音義

五云墨子以爲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並即據此丈是唐本已如此御覽不足據後文城將幟五十尺以次遞減至十五尺止亭尉卑自當丈五尺不宜與城將等也又者大畢本據惠士奇禮說改爲有大屬下寇傳攻前池外廉爲句案者字不誤大當爲六二字形近下文大城大又誤六可互證六亭爲六幟以備寇警緩急舉賠之用下文舉一幟至六幟解如數賠之並以六爲最多故此先著其總數也惠畢並誤改其文又失其句讀寇傳攻前池外廉廉邊也詳雜守篇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洲說文川部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鼓四舉二幟到藩吳鈔本作蕃藩籬也詳雜守篇此雜守篇云水中爲竹箭明水在外牆在內矣鼓五舉三幟到埒垣埒卑垣在外堞外者詳備城門篇鼓六舉四幟到女垣女垣即城門篇女垣也卑部云牌城上女牆俾倪也此女垣即號令篇之女郭備城門篇之外藬也士部云藬城上女垣在馮垣內大城外藬即備城門篇之外藬也別有內堞鼓七舉五幟到大城畢云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前也王引之

數云部讀爲賠賠謂仆其幟也仆賠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踣與舉正相反故寇來則舉幟寇去則踣幟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幟數而遞減之幟數也惠畢並誤改其文又誤解如此雜守篇云水中爲竹箭明水在外牆在內矣鼓五舉三幟到馮垣盞卑垣在外堞外者詳備城門篇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洲說文川部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鼓四舉二幟到藩吳鈔本作蕃藩籬也詳雜守

同徽華綵曰揮謂肩上繩幟皆其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脫文耳詒讓案王說是也此置背等並謂吏卒所著小徽識與上將旗不相冢下文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十八字疑即此節首之挩文傳寫誤錯著於彼而此小徽識遂與上旗識淆混不分矣尉繚子經卒令說卒五章前一行蒼章置於首次二行赤章置於腹次五行黑章置於要叉兵教篇云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胷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此上文五十尺至十五卒於頭尺即謂將異旗以下乃言卒異章之事二書可互證**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畢云此俗字據禮說改王云下當有右字案炎本亦作在他道藏本作在也以字形審之疑當作左施於左肩右**中軍置之胷**畢云此舊作在他道藏本作在也以字形審之疑當作左施於右肩**中軍置之胷**畢云此俗字當爲匈或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未詳疑當作中軍三言鼓者三多於左右軍一衍文**每鼓三十擊之**三十擊之謂或三擊或十擊多少之數不過此也號令篇云中軍疾擊鼓又云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王云**舊本作不當應而不應鼓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

應鼓而應鼓今本上下二句皆脫一鼓字蘇云下句當云不當鼓而應不字衍案蘇校是也道藏本吳鈔本應鼓上正無不字今據刪**主者斬**畢云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畢云說文云躉弓曲也王引之云弓曲之義與鐵字不相屬且井旁亦非置弓之處竊謂躉乃雍字之譌雍讀若甕備城門篇云百步一井井十甕故曰其井置鐵甕**爲屏**屏所以障圂圊也史游急就篇云屏廁清溷糞土壤**其井置鐵躉於道之外**畢云說文行部云衝邑中道也周道者詳備城門篇言巷術通周道者**必爲之門**畢云必舊作心以意改**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自巷術周道者至此並與旗幟無涉疑宅簡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徽王引之云荷字爲辨辨異二字連文周官小行人曰每國辨異之隸書辨字或作辦郝閻頌因譌而爲荷王念孫云衣篇之錯簡也墨子書徽識皆作徽識見章徽當作衣章徽識也墨子書徽識皆作徽識見號令襍守二篇章亦徽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徽章徽亦

與徵同此言男女之衣章徵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
徵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
本辨譌作蒨徵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引類篇曰蔓蒨也非
在上文城上吏卒置之背之首錯簡在此諸守牲格者牲格疑當作格詳備蛾傳篇三出却適
畢云却玉篇云卻字之俗守以令召賜食前守即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
屢見彼篇言傳令來前賜食予大旗予畢本以意改予屬上讀蘇云予與通用畢誤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
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爲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
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左哀十三年傳云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牲格內廣
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俞云表乃衷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
王氏訂表爲衷之誤正與此同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靳疑當作勒尉繚子有勒卒令漢書晁錯
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蓋
謂部勒兵卒將居中而教其前後左右解字疑誤卒勞者更休之休舊本作修今據吳鈔本茅本正

號令第七十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通篇言尊王尚可證
其爲當時之言若號令篇所言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
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輩所爲而世之爲墨學者取以治其書也備以爲墨子之言則誤矣詁讓案蘇說
未嘗令丞尉三老五大夫
等制並在商鞅前詳禮記禮器鄭注云道猶從也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禮
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
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言責在將與長也諸行賞罰及有治者
必出於公王畢云公舊作功一本如此詁讓案茅本亦作公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功此對上將長爲文疑當
作王公下文云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是其證傳寫到作公王畢遂以王字屬下句失之數使人
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
餘不足卒疑卒之誤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

其樹木惡則少用 言材木不足其用 田不辟 畢云闢假音字 少食 田荒農惰則食不足 無大屋草蓋少用桑 畢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作乘非詁讓案桑道藏本葥本並作桑俗桑字說文艸部云蓋苫也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苫蓋苫也草蓋謂以草蓋屋少用桑常作少車乘乘形相近言室惡民貧則不能畜車乘馬牛也畢沿誤爲說殊謬 多財民好食 下有爲內挩誤爲說 內行棧 亦見備城門篇 置器備其牒 牒疑諜之誤內諜見備城門篇畢引說文云牒札也非此義 上城上吏卒養 養卽廝養之養公羊宣七年何注云養薪曰養薪云養謂糧食誤 皆爲舍道 皆爲部部隊也隔部卽城上吏卒什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部卽城上吏卒什人爲伍二伍爲部 養什二人 十人爲什 丙各當其隔部 吳鈔本作步太白陰經司馬穰苴云五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部卽城上吏卒什人爲伍二伍爲部 吏卒各有隔分地皆有隔以別其疆界下云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則凡著皆有隔 養什二人 十人爲什 八卽有養二人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云一車駕四馬養二人主炊步兵十人亦十步卒二養與此略同 爲符 皆曰養吏一人 養吏吏掌養者 辨護諸門 辨護猶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注山虞賈疏引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案辨卽今辦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監視諸守門之事與中候注義小異畢云辨卽今辦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止其旁 舊本重稽字又止作心道藏本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畢云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王引之亦刪稽又云改心爲必義仍不可通心當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旁也蘇說同今據刪正倭刻茅本作但從校是也蘇說同今據刪正倭刻茅本校云心一作止正與王校同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 但茅本作但從且疑旦字之誤 千丈之城千茅本作十下文仍作千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此云千丈爲方五里有奇蓋邑城之大者尉繚子守權篇云千丈之城萬人守之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策亦云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必鄒迎之 舊本迎作近畢云當爲迎之案畢校是也今據正 七八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 視敵之居曲 畢云言所居曲隘詁讓案曲部曲又疑與之誤 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 心疑當作以 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 函舊本譌函今據王校正說詳魯問及備城門篇畢云言扞禦傷敵其延日

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倭本棱云不疑至下脫不不能此蘇云不疑當作必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畢云當爲令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如猶乃也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令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輔將如令賜上卿與此文同一例也令非令之誤詳讓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有城將即大將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有守有令有丞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守令主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下文如令亦如令之誤王說失之盡召五官及百長五官韓非子十過篇云趙襄子至晉陽行其城郭及五官治如後世吏有五曹之類後文吏有之藏此即都邑之五官卑於丞也又左傳成二年晉軍帥之下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左傳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有司馬司空輿師偃正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立軍尉而無亞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訓謂在軍五官有司馬尉候司空輿與晉制同竊疑此五官尉都司空候或即五官之名與亦詳節喪篇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府舊本譌作符王引之云符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傳則義不可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譌案王校是也畢云舊脫官字以意增

蘇說同今據正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命云故猶事也言務謹密爲故備穴篇以靜爲故備突篇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及傳城及傳舊本譌作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命云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即城傳之傳備城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故讀之殊不可通案命校是也今據正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守下道藏本有城字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蘇云重者即重室子也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讀他小門他門之上畢云舊脫門字以意增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女郭即女垣以其在大城之外故謂之郭擇宮室云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此之於城若女子之與丈夫也旗幟篇云到馮垣故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蘇云一人疑誤重使重室子室舊本譌重云重字子即重室子之譌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正重室子之後重字子謂富家王子見備城門篇五十步一擊文選長楊賦李注引韋昭云古文隔爲擊此擊疑本署隔之名

蘇云擊當作擾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城內爲八部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畢云衝當爲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諸讓案此術與旗幟篇巷術及後術衝義同與衝城門篇衝術異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小下疑脫一字王引之云父老下不當有小字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舉讀爲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謂里中父老不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案王說未通蘇云小當作少謂人少不敷用也非分里以爲四部此又於一里之中分之爲四部部一長每里四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周禮射人鄭注云苛謂詞也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此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分守謂卒之分守者也下文曰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是其證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蘇云號即夜間口號伯長以上輒止之伯百通卽上文百長以聞大將畢云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以上舊本脫以

守令從王校補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舊本還作還王云還當爲罷謂罷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也案王說是也令據正說詳非攻下篇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疑當云諸男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此男子卽丈夫也下文別云丁女子則此不當兼有女明矣什六弩四兵蘇云十人爲什兵戎器也言十人之中弩而兵四之諸讓案蘇說是也六韜軍用篇云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戰櫓二千弓楯二千與此率正同丁女子老少人一矛蘇云丁女子備城門篇言丁女見卒有驚事驚讀爲警文選歎逝賦李注云警猶驚也蘇云言猝有警急之報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三日而一徇畢云當爲徇眾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偏也蘇云而字衍諸讓案而一二字疑皆衍文此二句皆冢上文而著其刑不從令者斬卽不從其守者也與下文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義同但無令者故不惟斬之且肆其尸三日所謂者卽不救其守者也與下文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義同但無故離守罪重於不從令者

三日徇也 蘇云而字衍詰讓案而乃此字之誤非衍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
義亦詳後 而所以備姦也
堅守勝圍也是其證 里缶與皆守宿里門 里正即上文里長每里四人
文常見畢云當 與皆守疑當作與有守各下
爲與守皆未搞 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 蘇云內
讀如納 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 舊本無幽字俞云閒上
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 明鬼篇作幽澗即閒之假字天志篇作
幽門無人門即閒之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 姦民之所謀
爲外心罪車裂 畢云說文云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
詰讓案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轘鄭注云謂 車裂也此刑與斬
別畢引說文未當 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
畢云舊脫得字據下文增 又賞之黃金人二鎰 鎰二十四兩
詰讓案茅本得字不挩 也詳貴義篇
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 大將使使人行守 使人當作信人
人即除其罪且有賞也 上云謹令信人
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 長夜五循行 蘇云循
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 徇通用 短夜三循行四
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

屏 畢云舊必作火屏作
井據藝文類聚改
火突高 畢云火藝文類聚引作心突
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
穴从火从求省王篇有埳
五埳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囪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窗爲煙
囪疑突義爲强詰讓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
釋室云竈窻謂之埳埳突字同與突別畢說非 出屋四尺慎
無敢失火 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
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 失火者斬其端失火
以爲事者 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詰讓案端似
言失火所始以爲事者據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
此挩亂字 車裂伍人不得斬伍 同畢云言同伍不舉罪之
火者無敢讙譁 畢云說文云
云言守絕巷者毋得擅離讙譁轉注 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 畢云絕
蓋防他變也案蘇說非 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
得救之 此當作者二字草書相似因而致誤部吏即城中人
部部一吏官尊於里正或有適詰是巷者亦得救之 部吏亟令人謁之大將
畢云部吏二字舊倒據下移詰讓案 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
吳鈔本不倒亟舊本譌函今據茅本

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顏注云逮追捕之也圍城之重禁以上備敵人卒而至蘇云卒猝同嚴令吏民無敢譁囂三最並行王引之云最當爲冣冣與聚通謂三人相聚二人並行也說文冣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冣字多譌作最案上說是也蘇云三最乃無敢二字之訛失之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之也相指相呼相麾道藏本吳鈔本芳本作厲畢云舊作厲以意改詘讓案詩大雅無羊云麾之以肱說文手部所以指麾也麾俗麾字相踵說文止部云踵跟也踵即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天地篇云夔膺厲指然作厲義亦通莊子天地篇云夔膺厲指相踵說文止部云踵跟也踵即踵借字謂以身及衣謂以身及衣相切磨也相擊相磨以身及衣說文手部云投擿也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靡文李云靡摩也韓注云相切摩也靡摩字通訟駭言語畢沅云易繫辭剛柔相摩韓注云相切摩也靡摩字通訟駭言語畢說文云駭獸如馬駭馬爲駭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色不純據此義當爲駭馬子伍制令云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得斬得之除爾雅釋詁云除去也而弗揭全伍有誅又云吏自什長以上至

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伯百人也隊吏即上文之伯長百長與吏歸敵隊將斬隊將即四面四門之將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蘇云言先覺察者除其罪也當術畢云說文云術邑中道也詘讓案術隧通道也下云郤敵於術同畢說非需敵吳鈔本作舒需讀爲懦考工記輈人需馬不契需鄭眾注云需讀爲畏需之需需敵謂佐敵也蘇云需待也非離地斬畢云言離其所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郤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畢云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古字通用切俸祿也而勝圍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闕內之侯雖非吾行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歌如如勝圍句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闕內侯畢吾上書云韓必爲闕內之侯雖非吾行丙侯也詘讓案戰國策魏策王與竇屨闕內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賞功勞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漢書百官公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輔將如令賜上卿令舊

本說今蘇云輔將城將之次者猶裨將也今當爲令詁讓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輔將即上文四面四門之將也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皆有丞尉史記商君傳云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秦本紀在孝公十二年國策趙策載趙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丞尉令蓋七國之通制矣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荊文王時有五大夫戰國策趙魏楚策亦並有之則非秦制也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畢云二字舊倒今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蘇云十人疑士人之說詁讓案蘇校是也下文云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士人即人士也城上吏蓋即百尉之屬上云盡召吏及百長皆賜公乘漢書百官表秦爵八公乘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男子有守者爵八二級九章算術衰分篇劉注云舉子號令篇以爵級爲賜蓋即指此文女子賜錢五千此亦謂有守者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先當作無說文無古文奇字作无與先相似因而致誤無分守者與上文有守者正相對以其本無分守故止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男子賜爵女子賜錢五千輕重異也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文云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注云與讀曰豫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所居大門曹無過二人僎守篇云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謂立門兩旁也在廷東以轅治事者以曰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譌志林贅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爲前行伍坐蘇云五人並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畫三閱之說苑尊賢篇宗衛相齊罷歸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漢書高祖功臣侯表有門尉酈商即蓋亦沿戰國之制尉吳鈔本作衛誤莫畢云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云參猶驗也通謂離署者鋪食皆於署畢云此鋪食字義當作餔說文云餔申時食也不得外食蘇云言不得離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國策齊策王斗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賓贊受事應劭云謁請也白也孫子用閒篇云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執盾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執楯親近陛衛也高祖功臣侯表有執盾閻澤赤繒賀孔藂某襄張說中涓史記

高祖功臣侯表集解引漢儀注云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國語吳語涓人疇壹注云涓人今中涓也史記楚世家作鋗人韋昭云今之中涓是說苑奉使篇云縲北犬敗上涓人史記萬石君傳正義如淳云中涓主通書謁出入命也漢書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注應劭云涓人如謁者曹參傳顏注云由涓潔也 主居中掃潔也 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 蘇云請讀如情 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 蘇云上句請讀如情下句如字謂詰問也 擊而請故 詒讓案皆疑皆之譌表句當作繫而詰故謂因繫而詰問其事故也 守有所不說 吳鈔本芋謁本作愧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 斷即斬也洋迎敵祠篇 衝之 衝與撞通謝文手部云撞刀擣也 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 必吳鈔本作不 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 舊作佶非此右字俗加人 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先佑有功有能 畢云佑舊作佶 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 此謂察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疏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又不宜限以人數於文義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閱之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名閱與官吏書俗近日五誤到下挩之字名又譌作一襍守篇說守大門者二人吏日五閱之上通者名是其證也 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謂旗章符節之屬畢云令舊作合以意改將依義當爲持 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 門當爲聞言先告守將乃入舍也下文云候騎聞守是其證 爲人下者常司上之 畢云司卽伺字王引之云司古伺字也之讀爲志墨子書或以之爲志字見天志中下二篇言爲人下者常伺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蘇云司上之當言伺上所之 隨而行松上不隨下 王引之云松讀爲從學記待其從容鄭注從或爲松是其例也言從上不隨下也 必須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 客卒謂外卒來助守者主人謂內人爲守卒者二者使互相守察防其爲姦謀也 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 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謂存視之也蘇云此卽守客卒之事蓋戍卒之人衛者或其鄉邑已爲敵人所取則必謹防其卒恐生內變也以已通用 同邑者弗令

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階吏即迺敝祠篇所云城上當階有司守之是也）符合入勞（入舊本作入今據道藏本正）符不合牧守言（蘇云牧當作收謂收治之論之守也後云亟以疏傳言守）若城上者（城上吳鈔本茅本作上城）衣服他不如令者下有（掩文）宿鼓在守大門中（周禮脩閭氏鄭衆注云宿謂宿衛也謂夜戒守之鼓）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鑿（字說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上云莫鼓擊門門閉此）行者斷（擊亦繫乃行其罪晨見掌文之誤）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篇開門已輒復上（蘇云篇同鑰論讓案）月令鄭注云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措於鑽內以搏取其鍵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注云管謂籥也鍵謂牡）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有讀爲又言樓鼓五下又周徧鼓以警衆也）雜小鼓乃應之（鼓線子勤卒令云商將鼓也角吶鼓也小鼓的鼓也）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

入隨省其可行不行（入舊本譌入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可字疑衍言凡出令必以入隨而省察其行不行也）號（句）夕有號（備梯篇云以號相得倭本棱云夕一作名）失號斷（句）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蘇云程式也垣外衢街皆樓蘇云街字譌重非）置署街街衢階階若門（當作衝衝後文云市陳）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取之（取之舊本倒玉引之云擅爲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案王說是也擅與擅同今據乙正）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畢云舊作收以意改）以屬都司空若侯（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云獄司空也復說獄司空主水及罪人詞文狀部敵之候異都司空候疑即五官之二說詳前）侯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畢云當作歸敵服歸

字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反城事父母去者事疑當爲弃去之父母妻子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悉舉民室材木瓦若蘭石數瓦舊本譌凡王引之云凡字義不可通凡當爲瓦字之譌也瓪書瓦字作凡與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蘭石也材木瓦蘭石即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蘭石又見礦守篇漢書鼂錯傳曰具蘭石布渠荅詣讓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漢書鼂錯傳注服虔云蘭石可投大石如淳云蘭石破上擣碓大木道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卒莽本作卒案各葆其左右葆吳作保左右有罪而不智也畢云智同知若告之吏皆構之顧云構讀爲購說文購以財有所求也蘇云構與購同購賞也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言城外內守與令分任之令即將令守即太守也令丞尉亡得入當凡守人亡其所司令丞尉當受譴罰者使得別入當以自贖即下云必取寇虜是也尉繚子束伍令云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破又說亡長得長當之亡將得將當之彼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相抵當免其罪亡長亡將亦然與此入當之法小異而大同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齎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蘇云言免官而遣戍諸取當者蘇云當謂其值足以相抵也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以字疑當在欲字下卒以賈予蘇云賈價同言卒其值也詳讓案此當作以平賈予襍守篇云皆爲置平賈可證平與隸書卒或作本相近而誤今本又到其文遂不可通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蘇云稽留謂不以時上聞乏傳不爲通也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亟舊本誤函下同今並據孝本正王校同漢書蘇武傳顏注云疏謂條錄之蘇云函謂封進防漏洩也非吏卒民欲言事者亟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當爲請縣

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畢云其大夫之家居者俞云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或大夫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閒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案畢說近是重厚口數多少畢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家吳鈔本茅本作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說文火部云燔燒也燔曼延燔人謂延燒他人室舍也案二云曼同蔓詁讀案說文又部云曼引也又部云延行也系部云縣絲曼延也是曼延字古止作曼蘇說非此燔人對自燔爲文止謂延燒他人室廬畢讀燔曼延爲句燔人爲句則似以燔人爲傷人亦非是斷句諸以眾彊凌弱少及彊奸人婦女畢云詁讓案吳鈔本作強奸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讙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周禮司關有節傳鄭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過所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訊以爲信也崔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未知周制同否疑謂疑其僞僞也若無符皆詣縣

廷言廷舊本譌延今據茅本正說文廴部云延朝中也縣延令所治後漢書郭太傳李注引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請問其所使請亦當爲詰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蘇云令下脫入字三老守閭三老詳備城門篇令厲繕夫爲荅當作令繕厲矢爲荅雜守篇云云厲旱石也書禹貢孔疏引鄭注云礪磨刀刃石也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以他事徵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家人疑到或作入家人家謂入平民家也傳令里中有以羽蘇云羽當作者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倭本校云官一作家蘇云三下當脫老字而差字即老字之譌誤倒也官當作宮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畢云言不呵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傑吳鈔本作槩洪云

傑古通作櫫字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櫫之鄭注櫫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傑櫫義同蘇云傑疑隔字之訛下言著之其署隔是也詒讓案洪說是也傑即榤段字榤與櫫通詳備賊傳篇蘇說非著之其署同當從下文作隔蘇云守疑伺字之訛非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日上同疑挩三字後云葆宮三日一發席蓐爾雅釋器云蓐謂之茲郭注云蓐席也令相錯發蘇云言互相稽察

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 次司空詳禁守篇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 畢云瘳說文云瘉疾癒也輒造事上 謂病瘳輒遣守所共役也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 畢云辟同避言詐爲癘疾以避事族之 謂夷三族詳後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 舊脫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 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云塞謂報其所祈也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辭非子外備說右上篇云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畢云塞即賽正文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 畢云益字疑衍蘇云益字誤或當爲賞詒讓案畢蘇說非益猶言加賞也商子境內篇云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必身行死傷者家以牛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亟舊本亦譌函今據道藏本正王棱同蘇云主函謂主文書者勞讀去聲謂慰問也案蘇不知函爲亟之譌而妄爲之說不可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使下疑挩一字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保上下文皆作葆此當同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 蘇移此二十六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二句下今案不必移非是城下里中 畢云里舊作理以意改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 及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乃亦通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

微職和旌者斷（使當爲吏吏卒上文常見不當爲下言吏卒民在城上者不得擅下也欲疑效之誤微職即徵識之借字詳後和旌謂軍門之旌周禮大司馬職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轅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云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曰和）不從令者斷（非擅當作擅非）失令者斷倚戟縣下城（下舊本譌作不縣云不疑當作戟縣下城下舊讓案蘇綬是也今據正倚階陛倚戟縣身以下也）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而字本作爲總失者斷總疑當爲縱縱失謂私縱罪人也）譽客內毀者斷（畢云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之界限者）守必自謀其先後（謀字誤據守篇又云令掘外宅非其林謀多少謀疑皆爲諜之誤）人自大書版著之共署（隔畢云舊作部以意改部讓案說文部云隔障也署隔蓋以外別署）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藉與籍通）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謂賊養詳備城門篇）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蘇云藉猶借也）客射以書無得譽（無吳鈔本作毋俞云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案俞說是也）譽敵也非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畢云說文云縣到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今多用梟各說文云梟從木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國策趙策說韓新城馮亭並云太守吳師道謂當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畢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被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爾時未令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疏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衛字非也摻即

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雖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 守入臨城入舊本作人今據荀本正下文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 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請當爲諸 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藉亦與籍通卽稚守篇所云札書藏之也蘇云藉謂記其姓名也 孤之畢云孤舊作狐以意改諸讀案謂不得與其曹伍相聚而處皆防其爲亂 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畢云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鍼人曰新王法有敢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稍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 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諸文言部云請謁也 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讀爲饌廣雅釋詁云饌具也食也蘇云其謂供具 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蘇云質陵利反

謂質其親屬也 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云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母妻子者多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卽父母也案王說是也 必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術 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于亦以父母二字爲後人所加是也 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去食酒肉是其證 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即下葆宮畢云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 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害與曷通常讀爲與史記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有文無傷莊害也律有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害也韋昭云爲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蕭何傳作文無害顏注服虔云爲人解通無族害也蘇說是也 一

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又見史記漢書酷吏趙禹張湯減宣杜周諸傳及續漢書郡國志異說幷異通校諸文當以漢書音義公平吏之義爲是續漢書劉注說亦同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五釜牆上茅本釜作塗蘇云此防其踰越使有聲聞於人門有吏主者門里莞閉者諸通蘇云門里當作里門莞闕古通用書中管叔亦作關叔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葆衛謂葆宮之衛卒也請擇吏之忠信者請謹之謹以上文校之者字當衍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疑有挍誤門闔者非令衛司馬門吳鈔本無門字門闔者謂守大門及闔門之人當城門篇云大城丈五爲闔門廣四尺參羊宣六年傳云人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闔則無人闔焉者非疑當爲作言吏卒衛葆宮之門闔者幷令衛司馬門猶上文云門將幷守他門也漢書元帝紀顏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漢宮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三輔黃圖云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史記索隱云天子門有兵衛曰司馬門也列女傳辯通篇鍾離春詣齊宣王頓首司馬門外國策趙策云武安君過司馬門趨甚疾則戰國時國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府之門又非公門門諸侯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稱蓋沿戰國制

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吏吳鈔本亭本作史義並通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作報守上令據王蘇校乙請讀爲情並詳迎敵祠篇守獨知其請而已畢云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蘇云言以情上報守故獨守知之也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王引之云無卽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誤蘇云望氣下當有者字驚恐民斷弗救度食不足句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令誤案所校是也升爲文簿送之於官也蘇云五種謂五穀詒讓案周禮職方氏黍稷菽麥稻爲期其在蓐害吏與雜訾芧本期其二字互易蓐害已疑當作薅者薄古簿字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賈量也蘇云訾謂罰也誤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吏卒散

得舊本占不悉作占悉敝作款王引之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敝與聽同說文聽司也聽字亦作徵上文云守必謹徵察迎敵祠篇曰謹徵察之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而爲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即用此文法也今本脫不字敝字又誤作款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賜吳鈔本作賞案下作賞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收又挩帛字王云收字義不可通收當爲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匿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衛城門篇收諸盈藏備高臨篇以磨滅卷收今本收字並誤作牧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俗本作牧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又增帛字蘇校並同與禁守篇合今並據補正出內畜產蘇云出內即出納皆爲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倒王引之云主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是也券人主書其價也禁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舉云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齎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齎祿若贖曲親戚所知罪人者出舊本誤士王引之云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爲贖者以粟米幾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隸書出士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士案王說是也今據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蘇云官當作宮以與其親與吳鈔本作予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齎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蘇云此即自占其石數也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無吳鈔本作毋以上占收民食之法守入城先以候爲始蘇云候謂訶候情者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宮吳鈔本作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少爾雅廣詁閒隙也守宮三雞雞當爲雜葆守篇云

墅再雜此三雜猶言三重也上亦云外環闉爲之樓內環爲葆宮之牆必三重礫訓再詳經上篇

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蘇云復與複通上葆不得有室下有道故曰復

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蘇云復與複通上葆不得有室葆宮不得無室疑有挩漏

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未詳其用

發侯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侯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廣雅釋詁云員衆也給食之酒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反相參審信蘇云參猶驗也信謂其言不妄厚賜之侯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商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云二百石之吏下又有三百石之吏蓋秩祿說右篇云燕王親小吏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皆效之子之守珮授之印畢云佩字俗寫从王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

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葆上疑當有齎字上文云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齎以令許之下又云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皆可證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都問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爲吏舊本作爲利三百石之侯道藏本芋本侯又作侯王云利當爲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即其證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譌作利王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侯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入深至主國者賞之倍他侯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字又譌作侯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芋本利正作吏今並據補正

扞士受賞賜者左傳桓二年杜注云扞衛也國策西周策高注云扞禦也蘇云扞士能卻敵者

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蘇云其親之三字誤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上所謂守身尊寵明白貴之者也詒讓案上文云城外令任城內守任故云守之任但義仍難通

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王引之云罪人不相屬蓋衍文詒讓案罪人上當有贖出二字王以爲衍文非

出侯無過十里出舊本譌土王引之云上水當爲出謂出侯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侯者曰暮出之是其證蘇云此侯謂斥侯詒讓案說文人部云侯伺望也斥

斥候不同詳後及禦守篇 **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 舊本比譌北玉云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顧蘇說同案今據正玉引之云三表當爲五表說見後 **羣本正作比不誤今據正** 畢云說文云邊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蠻塞上亭守邊火者讀爲烽說文省作烽 **與城上烽燧相望** 畢云說文云邊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蠻塞上亭守邊火者讀爲烽說文省作烽 孟康曰邊卻覆米簍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即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 **晝則舉烽夜則舉火間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 言城小不能自守又不能自通於大城也 **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 至堞則諜無所用故去之 **愼無厭** 厭讀爲壓聲近字通考工記輈人左不櫅杜子春云書櫅或作壓鄭康成云壓今倦字也又禦守篇作唯弇逮則疑建即逮之形譌逮與怠音近古通非儒篇立命而怠事晏子春秋外篇怠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 **候者曹無過三百人** 此大數也以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迹之也禦守篇云距阜山林堛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證今本可下脫以迹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周官迹人注迹之言跡也知禽獸處禦守篇曰可以迹知往來者多多 **日暮出之** 畢云據上文當爲莫 **爲徼職** 畢云即徼織徼當爲徼說文云徼繳也以絳帛著於背從中徼省聲春秋傳曰楊徼者公往東京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即賦云戎士介而揚揮其詳其說 **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陳舊本作陳古音相近字通用表也 **遮坐郭門之外內** 國語晉語候遮扞衛不行韋注云遮遮罔也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說文走部云遮遏也案遮禦守篇謂之斥此候與遮二者不同候出郭十里迹知敵往來多少遮則守郭門不遠出候遮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郭外候者置表郭內遮者置表與 **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 舊本半作少無可知也作無知可也王引之云此當作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禦守篇云卒半

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卜則義不可通詁讓案王校是也蘇知可卜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說同今本正作無可知也不誤今據正郎有驚畢云郎舊作王驚同警見寇越陳表畢云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城上以麾來詁讓案陳表郎傑所置表指之畢云麾郎摩字異文摩郎摩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玉篇云靡呼爲切迹坐擊畢云穪守篇云兵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則郎擊鼓正期也蘇以戰備當從穪守篇作整旗以備戰詁讓案蘇說是也迹當作遮與上迹者爲候不同擊缶亭本作繫垂疑誤下文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遮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謂遮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旌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穪守篇改爲備戰尤誤說互詳穪守篇望見寇舊本挩見寇二字王云望見寇舉一烽人竟舉二烽今據補舉一垂人竟蘇云竟同境舉二垂狎郭畢云狎近俞云狎郭狎城兩狎字竝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犬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穪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詁讓案俞說是也但甲狎字通詩衞風芄蘭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甲作狎則舊本作狎於義得通不必定改作甲也舉四垂狎城舉五垂王引之云垂字義不可通舊本挩郭字王據上文補舉四垂狎城舉五垂人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人竟舉四垂狎城舉五垂郎上文所謂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人竟比至城者五表也則垂字或作悉見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字譌作垂通典兵五曰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郎舉一表槍櫓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衣郎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穪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俞云王非也垂者郵之壞字郵即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畷鄭君說此未明郵表畷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畔之地立木爲表縣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畷郵與旒通畷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畷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畷即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畷也郵表即郵表也郵譌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畢

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案俞說是也 夜以火皆

如此王云亦如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

盡窒之王引之云外空井當作外宅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窒之故下文云無令可得汲也舊本挩窒字襍守篇屢見 無令可得汲也舊本挩令字王云案下文曰無令客得而用之令當爲寧篇曰無令寇得而用之令據補 外空窒盡發之空窒芸本作室屋王引之云外空窒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襍守篇云寇薄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窒則又涉上文盡窒之而誤詰讓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但窒窒聲類同古多通用備城門篇云室以撫彼以室爲窒與此可互證非誤字也漢韓勅修孔廟碑室宇亦作室

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蘇云內讀如納 令其人各有以

蘭之事以蘇云當作事已詰讓案蘇說是也以與已同言守事畢也 各以其記取之事爲

雜會芸本各下挩以字畢云各當爲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據此則以字當作吏爲之券隸古事字與吏近也案蘇校是

也今據補 書其枚數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卽燒之畢云遂同隧于云遂與隧同道也內與納同舊本材誤枚卽誤旣枚卽誤旣王引之云枚木交不成義故當爲材旣燒之當爲卽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卽燒之無令寇得用之也襍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大者猶之無令寇得而用之也是其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卽字又誤作旣則義不可通詰讓案王校是也蘇說亦同今據正當遂卽備城門篇之當隊畢說非 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忠疑當爲中之誤則從淫之法其罪射

射畢云謂貫耳俞云古不名貫耳爲射射疑肭字之誤詰讓案說文耳部云聯軍法以矢貫耳也射正字作䏚與聯形近畢隱據許書義不當云聯非子難言篇云田則辜射舊注云射而殺之案射殺彼注未塙 務色謾击蘇云此句有誤疑當作矜色謾言詐讓必改爲言 淫囂不靜當路尼衆畢云言尼止 舍事後就舊本有路字道藏本亦無今據刪言事急而後至畢云言緩 踰時不盡謂不謁告也漢書高帝紀注李斐云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 其罪射謹囂駴衆畢云駴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駴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

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駭本戒之俗加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蘇云大字有誤詁讓案疑當爲刺）其罪殺無敢有樂器簨虡軍中（簨虡疑弈棋之誤說文奴部云弈圍也）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鼓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眾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前云去乃云之誤）代之服罪（代舊本誤伐王引之云伐字義不可通伐當爲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案王說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此句有誤疑當作死三日徇徇徇古今字死與尸聲近義通謂陳尸於市三日以徇眾也周禮鄉士云肆之三日左襄二十二年傳楚殺觀起三日棄疾請尸是戮於市者皆陳尸三日也上云離守者三日而一徇亦足互證三與古文上作二相似徇行日目形並相近傳寫譌舛遂不可通）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鋪當爲餔下並同詳前蘇云更代也言餔食則遣其曹更代勿令空也）門下謁者一長（王引之云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下文曰中涓一長者是其證）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文選藉田賦李注引字書云督察也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四人二人亦謂謁者）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舊本譌民今依道藏本）守室下高樓（室下不得爲樓室當爲堂之誤高上疑當有爲字）備城門篇云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部此）侯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道亦從也詳前）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須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舊本須譌順蘇云順爲須之訛須待也雜守篇云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畢云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說文行部云衢四達謂之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

丈爲埤堄畢云當爲倪立刃雞足置此上下文有挩誤刃疑勿之誤公孟篇擸忽忽作忽與此相類雞足置謂立物如雞足之形後穫守篇云入柴勿積魚鱗舊又前蒲城傳篇云柏覆勿令魚鱗三此文例與此正同夾挾視葆食此有挩誤疑當作卒夾視葆舍猶葆宮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爲參驗穫守篇曰吏所解皆札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是其證此驗謂爲餘叉謂爲食耳節不法節當爲即正請之正請亦當爲止詰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亭本無衢字屯陳即上文之屯道樓上疑挩爲字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聾聾之假字備城門篇樓有一竈者夜以舉火即有物故句鼓物故猶言事故有事故則擊鼓也吏至而止止舊本譌正今據亭本正言擊鼓以報吏吏至鼓乃止也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一廁與下同圂與此略同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與上同圂備城門篇云城上五十步一廁與此略同請亦當爲令杼廁利之畢云似言罰之守廁慫云利似謂除去不潔使之通利詁讓案杼當爲抒左傳文六年杜注云抒除也開元占經廿氏外官古引書氏讚云天圂伏作抒廁糞土利疑謂

襍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輕意義難通意疑當爲竟竟之言競競古字通與旗幟篇竟猶下云重下輕去矣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坿羊坿本舊本作坿從今積土爲高以臨民畢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畢云民城爲韻詁讓案坿亦合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坿之守邪舊本挩之字今據王校補羊坿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坿之政蘇云政當作攻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城當作攻害並當爲圂圂與圍禦字同此涉上文而誤言遠攻則遠禦之也公孟篇云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彼吾亦圂之省語意與此與而義同不至城畢云句脫一字詁讓案此當作害不至城即上云不足以害城也因上文兩圂字並譌害此句首害字轉涉彼而挩耳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蘭疑即備城門篇之兵弩簻格柱謂樀柱畢云休後爲韻望以固畢云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

輕去畢云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爲韻 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王云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爲賞賞字脫去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爲少言我之卒能多執敵人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下文正作多執數賞卒乃不怠蘇說同 卒乃不殆畢云舊脫卒字據下文增倍字補王云怠殆古字通 作士不休士當作士郎上文之積土也商子兵守篇云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 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畢云煙同堙詁讓案當依備城門篇作堙 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王引之云椁字義不可通椁當爲揜字之誤也說文打撞也廣雅曰揜撞刺也揜與打同謂以木撞其堙衝梯臨也 左百步右百步芋本作右作又 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審賞行罰審當爲審賞舊本誤到王云當爲審賞行罰今本審賞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備梯篇正作審賞行罰案王校是也芋本正作審賞不到今據乙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畢云生舊作主以意改詁讓案芋本正作生不誤備梯篇亦作生 憲癘高憤芋本作慎誤畢云說文憲恨也憲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爲憲王引之云畢以癘爲憲之誤是也憲當爲恚恚與養古字通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 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怠畢云舊乃不二字倒以意改顧故憲癘倍意爲誰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畢云埋舊作理以意改 矢長丈二尺蘇云備城門篇矢作夫詁讓案當爲夫即趺之省詳備城門篇 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蘇云弟與梯同下文作梯是也 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畢云葉即攝字蘇云備城門篇言去攝五寸與此言合 梯渠十丈一梯渠之有梯者謂之梯渠但渠廣丈六尺則不得有十丈若據設渠處言之則城上二步一渠其廣丈二尺二十步而十渠則十二丈也與此數皆不相應未詳 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蘇云備城門篇言城上二步一渠又言二步一荅此里字疑當作步詁讓案此當作里二百五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挩一步字耳里法本三百步而云二百五十八步者蓋就設渠荅之處計之故不數所餘四十二步或當門隅及樓圂不能盡設渠荅故不數 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蘇云此言險隘宜守害謂要害築亭

備瞭望也亭三隅亭二二字舊本乙織女之畢云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陳奐云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詒讓案陳說是也上文不言織則不當云如之畢校未塙此言亭爲三隅形如織女三星之隅列猶下文云爲擊三隅之也六韜軍用篇云兩鐵蒺藜參連織女是古書多以織女擬三角形之證令能相救諸距阜畢云距舊作詎以意改蘇云距鉅通用大也山林溝瀆巨陵阡陌畢云古以爲仟佰郭門若閭術可要塞說云門部云閭里中門也及爲微職畢云同織案詳號令篇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民即外民入葆者計度城內宮室之大小分處之必均調也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識者許之識字舊本捝王引之云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是其證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事急不及致所積之處也此下舊本有候無過五十云云十四字乃下文錯簡今移於後則令暫積門內取易致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號令篇作皆爲平直其價疑置平亦平直之譌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備畢云長當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當畢云喜當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得爲韻蘇云此八句與前後文語意不倫疑有錯簡侍當爲倚言那殺爲捽殺如城敢可證蘇云侍備畢云備爲韻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畢云數具爲韻也此下舊本有候無過五十云云十四字乃下文錯簡今移於後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兩臂長三尺亭高三丈以上則梯長不得止三尺疑尺當爲丈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連門疑當作連版斬再雜爲縣梁斬當爲塹塹縣梁見備城門篇再雜猶言再帀詳經上篇轟當作轟轟詳備城門篇亦言每亭爲一轟轟號令篇云樓一鼓轟轟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言舉烽有此三等以爲緩急之辨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畢云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謂引烽而上下之烽著桔槔頭故可引而上下詳號令篇烽火以舉云以巳甄五鼓傳又以火屬之畢云火舊作又以意改言寇所從來者少

多 廣雅釋詁云言問也 旦弇還 旦弇本作且弇建即號令篇之無厭建後文又作唯弇逮則疑還或爲遝遝之誤此書遝多誤還遝逮同詳非攻下篇 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 畢云號令篇作竟是 舉二烽射妻 妻疑要之誤射要謂急趨要害周禮野廬氏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 越巢隄也畢云當是女垣越字詁讓案此方入境尚未郭會安得至女垣畢說非 舉三烽一藍 舊本挩一字今據道藏本芸本補王校改一爲三畢讀藍郭句云藍讀聲相近言讀郭也謂近之案畢失其句讀不可從 郭會 王校謂寇 舉四烽二藍 二王校改四 城會舉五烽五藍 王引之云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鼖上艸誤爲廿中叹誤爲臥下止誤爲血遂合而爲藍字此文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繒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是有繒即有鼓也今本舉一烽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鼓皆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五鼓之數則藍爲鼓字之誤甚明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藍讀聲相近而以爲躁躅字大誤案王說是也燕謂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 夜以火如此數 王引之云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亦謂如五表之數 守烽者事急 此下疑有挩文 候無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弇逮 寇至葉隨去之舊本作寇至葉隨去五字畢以意改葉爲棄王云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葉時即去之也號令篇曰過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葉去之是其證今本去下脫之字又并隨字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又云葉與葉同上文樹渠無傳葉五寸亦以葉爲楪詁讓案王校是也今據乙增又此十四字舊本誤錯入上文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下今移於此號令篇云過卒候無過五十人客至葉去之慎無厭建候者舊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則其爲錯簡無疑矣唯弇逮無厭逮逮怠通號令篇作弁逮亦當作無厭建 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乎明而迹 句 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 王引之云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應之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祇存無迹二字

城上應之又譌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侯出郭外所置之表子以戰備從斥部郭外耕田之民也斥坐郭內外立旗幟蘇云號令篇云侯出外內立其表文校此爲優田與陳通詁讓案斥遮義同淮南子兵略訓斥闉要遮高注云斥候也此斥爲遮與候異幟俗字上文微職並作職 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卽有驚驚警同詳號令篇 舉孔表書相似而誤 見寇舉牧表牧疑當爲次亦舟書之誤若上文云次烽城上以麾指之斥步戰整旗旗蘇云步當作坐下旗字衍以備戰從麾所指備戰當從幟幟篇作戰備卽兵械之屬言斥各持戰備從城上旌麾所指而迯敵也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義同舊讀以備戰三字屬上句誤指舊本譌止今據道藏本荀本正蘇云號令篇作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謂從斥卒 敵女子亟走入舊本正作亟今據正 卽見放放當爲寇下文可證到傳到城止止舊本誤正王引之云上到字當爲鼓正當爲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蘇云上到字誤衍正爲止字之訛詁讓案王說近是荀本止字不誤今據正 守表者三人更立

捶表而望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令捶號令篇作詳號令篇 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蘇云旁當作訪詁讓案旁視猶言偏視又疑當作行視旁旁渭城之四面也 寇鼓傳到城止斗食其曹一鼓言守表者每也蘇校同今據正 終歲三十六石 蘇云當三十六石也 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計之當三十六石也 參食終歲十八石 舊本食字在上捶四字衍今據道藏本荀本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終歲十八石然二十下尚當有脫字據下言參食食參升日再食則六升以終歲計之當得二十一石六斗四食食二升半日再食則五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八石也俞云此數不同者上所說是閱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 五食終歲十四石四斗舊本作五食終歲十四石五升虛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俞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

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爲升又脫四字耳盧謂於數不合非也案俞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正

六食終歲十二石俞云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食一升大半是每日食二升有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二石也

食參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

斗食五升止斗字舊本亦誤升今依畢蘇校正參食日再食此申析上文斗食以下日再食每食之升數也故末又云日再食以總釋之俞云此依前數而各減其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二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即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共數甚明諸讓案俞以此爲民食不足依前數而各減其半非墨子之指而增

救死之時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日二升者再食每食一升也日三升者每食一升有半也日四升者每食二升也

如是而民免於九十

日之約矣約謂危約

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亟舊本譌臣今據孝本正王校同雜鄉當作離鄉言城外別鄉器物皆收入城內也備城門篇云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大城

及他可以左守事者顧云左佐通用下同

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蘇云凡字誤當作亦與其通書中其多作亦詒讓案凡數猶言大總計數也周禮外史云凡數從政者蘇說非

卽急先發句寇薄蘇云薄謂迫近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

大柴大讀爲丙勿積魚鱗罌畢云疑檐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罘諸讓案罘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本作罝高注云罝以取魚罝讀沙檐幽州名之爲涔也說文作罘云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備蛾傅篇說苔云兩端接人相覆勿令魚鱗三三卽參亦卽檐之省也爾雅釋器云檐謂之涔郭注以爲積柴木捕取魚之名小爾雅廣獸云潛檐也潛涔字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並謂之檐檐潛參罌聲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束楯云皆去鑽刊以束爲魚鱗次橫檢而縛之杜卽依此書也太玄經禮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魚鱗罌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繹此與備蛾傳篇文似並謂勿如魚鱗罌而杜佑之意則謂束楯當爲魚鱗次依其說則此

文勿積當略讀與備蛾傳篇語意不同未知是否

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商子兵守篇云客至發梁徹屋給徙徙之不給而燔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與此同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大小等本作小大

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畢云言爲之輒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蓋五官之一詳號令篇大城四人候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令篇四面面各一候亭尉次司空亭尉卽備城門篇之帛尉號令等本作一縣候面一縣尉也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詰讓案財足疑當屬上讀財纔也篇之百長其秩蓋次於縣尉次司空亦次於都司空也都司空主城門應用無定數也財足見備城門篇乞畢云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使通言吏侍守所者纔足應用篇亦多云財自足集讀恐非是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疑當作侍號令篇云吏卒侍大門中者

曹無過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趨其外蘇云趨疾行也所以防窺伺者各四戟夾門立此言夾門別有持戟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通者名池外廉外舊本誤水王云水廉當爲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曰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旗職篇曰大寇傳城前池外廉皆其證群書外字或作水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一作水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蘇云廉猶察也非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人疏之處亦不可不預爲謀也俞云疑人蓋束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案俞說是也牆外水中即城外池也牆疑即旗幟篇之藩爲竹箭畢云舊作箭今改下同詁讓案普書有此字竹箭蓋竹鐵也本並作箭蘇云箭當從舊作箭漢今案箭字古字書所無俗字書引漢書王尊傳箭張禁字如此作攻漢書各本皆作箭不作箭蘇說據之非也箭尺廣二步言插竹箭之處廣二步也箭下於水五寸下於二字舊到今依蘇校乙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

鄉蘇云於下二字誤倒當作篶下於水五寸言藏之水中令人勿見也雜長短使之不齊也前亦當作篶外廉者廉其外令有鋒鋩也行讀如杭鄉讀如向詒讓案蕉幟篇云前池外廉前外廉三行謂前池之外廉列竹箭三行也蘇說非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弩廬即置連弩車之廬也通典兵守拒法有弩臺制與此略同而步尺數異詳備高臨篇隊有急隊亦謂隊吏當攻隊極發其近者往佐王引之云古字極與亟通極發即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急也淮南子精神篇隨其次貲而安之不極高注云極急也詒讓案王說是也極下道藏本有急字疑衍其次襲其處漢書揚雄傳顏注云襲繼也蘇云言軍有危急之以爲接應也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主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旁相類周官有掌節屬地官蓋都邑亦有之署其情令若其事若疑著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王云劒驗亦當爲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譌爲劒又譌爲劒耳隸書參或作叅或作叁一形相似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參驗見後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畢云言摻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上疑有攻字閭通守舍說文門部云閭門旁戶也爾雅釋宮云小閨謂之閤蒙本作閣非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蘇云善與繕通詒讓案三字當爲前備城門篇之錯簡今審定移正取疏畢云此作蔬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畜蓄字通下同以備湛旱王云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畢云言湛溺大水與旱非歲不爲王云畢以歲字絕句不爲屬下讀案不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爲連讀湛旱水旱也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爲也晉部注曰爲成也歲不爲稻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擘產子篇曰歲適不爲是其證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祝葉蘇云芫魚毒也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芸香草也可以辟蠹烏喙烏頭別名祝葉未詳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芫魚毒也太平御覽藥部引吳氏經云芫華根有毒可用殺魚本艸經同本艸云芫華根有毒可用殺魚本艸經云烏頭一名烏喙廣雅釋艸云蕷奚毒附子也一歲爲荊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芸非毒艸當爲芒字之譌爾雅釋艸云蕷春草郭注云一名芒草山海經中山經云荄山有木曰芒草可以毒魚朝歌山作莽草用禮翦氏及本艸經同本艸字又作蔓並聲近字通芒與

芫皆毒魚之艸蓋亦可以毒人株荸木作株疑當爲梂與椒同急就篇云烏喙附子椒芫華皇象本作烏啄付子梂元華芭芸林梂字形並相近烏喙芫華等皆藥之有毒者故此書及史游並兼舉之葉不審何字之誤通典兵守拒注云凡敵欲攻卽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外宅

溝井可窴 句說文宀部云窴塞也畢云窴同填不可置此其中畢云言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顧云左氏傳秦人毒涇上流諸讓案顧說是也不可置此其中言井滿可窴塞則窴塞之不可窴塞者以上所蓄毒艸置其中毋使撤汲也也畢說誤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類備城門篇作慕畢校改慕案彼慕當作幕此類當作幎幎隸書形近正字同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

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畢云說文云鴈鵝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鴈饗之豎子問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將奚殺對曰殺不能鳴者主人呼鵝狗曰雁鵝王云畢說是也烏非家畜不得與牛羊雞狗鵝並言之烏當爲鳧此鳧謂鴨也亦非弋鳧與鴈之鳧虞

雅鳧鶩鳧也鳧與鴨同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雞狗鳧鴈蘇說同收其皮革筋角脂羽畢云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疑皆剝之玉引考工記剝字本皆字之譌也疑皆剝之云疑與皮革筋角脂羽並言之亦爲不倫疑字當在上文牛羊雞狗之閒迎敵祠篇亦云狗疑豚雞吏檮桐貞吏疑使之誤檮疑櫝之誤說文木部云櫝楸也故與桐並舉然文尚有挩誤貞葬本作自畢云未詳爲鐵鉾方言云凡箭其廣長而薄鑯謂之鉾郭璞注云江東呼鏃箭鍭箭賓彌切音卑說文曰鍭箭弩也厚簡爲衝柱厚疑當爲后與後聲近字通簡疑當爲蘭之誤前備城門篇亦有兵弩簡格卽蘭格也柱當爲柱此疑卽上文所謂蘭爲柱後也事急卒不可遣令掘外宅林疑當作材下同言事急則令掘外宅材木納城內以備用又疑或當作事急卒不可遣卒猝同言倉猝不及致材木也謀多少謀疑當爲課詳號令篇若治城口爲擊卽號令篇所云五十步一擊也城下疑缺上字三隅之言擊爲三隅不方也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棧重五斤以上諸材木之小者畢云說文云橏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栰此作棧皆橏假音字蘇云林疑當作材渥

債也論語公冶長集解引馬融云編竹木
大者曰栧小者曰桴方言云簰謂之筏通典兵門云槍十根
爲一束勝力二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卽成一筏數幾何也 塗茅屋若積
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
王引之云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
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爲人部部一吏又云諸吏
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
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
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
脫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有
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
有使士 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
士號令篇屢言信人亦或誤爲使人有內人者外人
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 蘇云上旬善下疑脫一
字善門疑善門之訛 守必察其
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 蘇云應名言名實
相應也內讀如納 民相惡若議吏吏
所解 吏所解謂民相惡有讎怨
吏爲解之者見上號令篇 皆札書藏之 札舊本譌作禮
王引之云禮書

當爲札書古禮字作礼與札相似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
耳札書見號令篇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
或作禮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而服於雖札今木札譌作禮
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
正 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 告下疑當有者字 吳鈔本揆至字 睨者小五尺不
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 蘇云睨者二字傳寫錯誤
未堪爲卒唯給使令而已諸讓案孟子梁惠王篇反其旄倪
趙注云倪弱小緊倪者也說文女部云娟髮娟也廣雅釋親
云娟兒子也此睨卽娟之假字或云睨者小疑當作諸小娟
者卽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舍子乘馬篇
云童五尺荀子仲尼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然則
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舍謂守者之私舍號令篇云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 蘭石 見號令篇 厲矢諸
材 畢云舊作林以意改蘇云諸與儲同諸讓案諸如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 號令篇云
輕重分數各有請 爲解車以柏城矣 說文木部云柏柔靡木也案柏
卽考工記車人柔庇之正字與此義不相當此柏當爲木材疑卽梓之假借字柏藉文从辟
作辭與梓聲類相近也備穴篇用掫若松爲穴戶掫疑亦卽

柏梓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即輇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即載矢之訛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以輇車畢云漢書注服虔云輪𨋲道藏本葜本輇作輇音瑤立乘小車也輪車疑軸之誤亦見經說下畢云此轂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輇車也曹憲音柏又音姑廣十尺廣當爲長轂廣長必無十尺此亦足證輇之是軸而非轂也轅長丈爲三輻三輻疑當作四輪備高聚篇連弩車兩軸四輪亦誤作三輪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說文竹部云箱大車牝服也考工記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又參分柯之二鄭注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此車箱長丈蓋長於常制二尺也高四尺舊本作四高尺蘇云當作高四尺案蘇校是也今據乙正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舊本挩中字今本葜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畢云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作也不誤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意改詒讓案葜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蘇云虛同墟言不在城邑也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饒而立邑雖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詒讓案方三里者積九里爲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居之蓋每宅不及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墨子目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法儀第四 治要引篇目同

七患第五 治要引篇目同

辭過第六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

三辯第七 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七篇題曰經蓋宋人所加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親上至上同十三篇即此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六篇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道藏本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闕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治要引篇目同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畢云舊云十三同卷舊本分帙如此詒讓案此明人道藏所合并非古本也畢謂舊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治要引篇目同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畢謂吳寬鈔本無目錄其當卷篇目以冊末吳氏手跋云三五十七五十九之六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本考大云是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闕五十二五十三二篇未知孰是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階第一鉤第二則此篇疑當爲備鉤
□□第五十五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此篇疑當爲備衝詩大雅皇矣孔疏引有備衝篇蓋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五十七則此篇疑當爲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十二攻具水第六穴第七突第八空洞
次又不當列水突之閒
豈爲後人所賈亂與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十二攻具穴在突後
此篇次與彼不合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十二攻具轒轀第十一斬車第十二則
當有備轒轀備斬車二篇其次當在此
卷□□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幟俗字王念
孫校改職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畢沅云校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諸讓案馬本梁庾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

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入譌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
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
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
耳詒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當
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書即有闕佚篇數已與
今本同也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
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詒讓案御
覽多本古類書不足證北宋時此書尚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
會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
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其十三篇詒讓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
錄解題亦著錄黃氏曰鈔諸子云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
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又吳師道戰國策
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今按墨子
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是陳

直齋黃東發吳正傳所見墨子皆止十三篇本也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
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脩身所染法
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例不異
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
說上下及親士脩身六篇爲經詒讓案南宋別本不如是畢說非其說或
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詒讓案此說亦非詳親士篇然古人亦未言
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
亦載之似至明尚存詒讓案鄭焦二志多存虛目不足據卒亦不傳何也若
錢會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
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
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詒讓案道藏本即從宋本出有題八篇宋本蓋已闕洪說未塙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敘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　孫詒讓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　見高似孫子略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

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
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列本十五卷
七十一篇與舊志合蓋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
中下非儒上共八篇益楊據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
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
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 彼字補同下 眾人自易而難彼 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 脩身篇

本焉 戰雖有陳勇為本焉 喪雖有禮哀為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
也國亦有染 詒讓案張海鵬本國作人因二字 舜染許由 桀染干辛 干舊作
于說苑作十辜原有推昉韓非子曰桀有侯昉 紂染崇侯也 所染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
利非兼愛也 句非原文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
亦非 舊說能詒讓案張本不誤兼愛 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領原作衣 足以朽骸 節葬篇 三寸之棺 原作衣
寸 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三公不得恣 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

諸侯不得恣已為政有三公政之 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 已為政有天子政之 天舊有下字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天子不得恣已為政有天 政之 斷指以存腕 原作取小也害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 以免於身者利 原作渴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得免即謂之利 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公孟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吾原作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曰汝聞魯人原作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盜敬小人服美則盜驕諺讓案今本公輸篇後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因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荀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苟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俠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詒讓案此條於墨子篇目

及馬氏書均無涉姑
錄之以存畢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畧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 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七九一篇一本

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詒讓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

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
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
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
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
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
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十三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注
四庫全書總目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
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

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
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
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
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 諸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瑯嬛記 宋館閣
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
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
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中第
三十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五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 諸讓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 與館閣書
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
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

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冐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喬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畢本在焦竑國史經籍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其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畧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劉向進書奏錄

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索隱按別錄云今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即劉錄之佚文今考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政即據彼文但不見所謂文子者它書載子夏弟子亦無文子竊疑別錄本云魯陽文子見耕柱魯問諸篇作魯陽文君文子爲楚司馬子期之子亦稱後於七十子故舉以爲證小司馬所引捝魯陽二字又誤衍文子即三字遂若文子爲子夏弟子故不可通耳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亦足考劉班著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巧家者蓋即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畢沅述　孫詒讓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篇然似約舉非樂篇意畢以爲佚文未搞

孔子子字皆衍所更墨本用孔子諱

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誥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詒讓案二條並見晏子春秋外篇或墨

子亦有
是文

堂高三尺 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詁讓案後漢書通典傳注皆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即索隱所據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詁讓案後漢書注作斲 食土簋啜土刑 詁讓案後漢書注作歠土鉶 糲粢之食 詁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黎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不盡其哀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詁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即節用中下篇佚文舉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云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是應篇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以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並據史記展轉援引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 詁讓案舉本作思今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 慮無不徇通矣 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詁讓案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

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本
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俗本之譌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
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
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 詁讓案舊本挩盧文弨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
之敝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
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
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
惡用之二王者以 詁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
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
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
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

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綈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諸文諸讓案節用諸篇

無與弟子問荅之語畢說未竟

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諸讓案見隋書李德林傳亦見史通六家篇俸秋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攷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按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文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遂并史字綠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沈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鼈鼉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一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蠔蜃見藝文類聚諸讓案此即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并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艮書也見文選注諸讓案本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疑即獻書惠王之誤又余知古淵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著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義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綾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 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轒車我作麤鐵鑽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轒頭適到連以鑽串轒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案杜益即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蠭蠆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難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蠭蠆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詒讓案此文當在侯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六異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

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說同莊子外物篇云楊與務光怒申徒狄因以踣河此即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狄殷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皇甫謐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釋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依韋說則此周公或爲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語又韓詩外傳一及新序士節篇並云申徒狄曰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則狄非夏殷末人可知疑韋說近是

樂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詒讓案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以它子書誤爲墨子不甚足據也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 詒讓案疑當作禽子 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 詒讓案當作黽

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一引作曰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
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般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
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詁讓案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詁讓案此
淮南子齊俗訓文剞俗作劂此誤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詁讓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詁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作規矩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琱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詁讓案此淮南子泰族訓文

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亾絶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絶者亦有樂乎此也畢沅墨子注敘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

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畧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諸讓案此卽余有丁予藏本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畧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諸讓案此論不備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諸讓案墨子蓋生於哀悼閒較之七十子尚略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

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詒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祖不署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攻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

後詒讓案文選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四辰笛賦注若史記鄒陽傳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顥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詒讓案文選鄒陽獄文顥爲文子冉音任亦有誤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

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盆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敗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畧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叙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叙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旣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叙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叙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禑天下之川胼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

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
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畧稱禹之時
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
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
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
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
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
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詒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
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

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
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
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
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
自著經上下畧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
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
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
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
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
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

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襍集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其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星衍經說篇跋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訛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蠭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

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爲（論讓）案過仵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刋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已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亾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叙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徵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視篾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二篇（論讓案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刪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天下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
篇
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
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呂氏春秋當染篇 其淵源所漸固可攷而
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
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
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 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 非也司馬遷云
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
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
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
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

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 詒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汪說 其年於
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 詒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汪說說誤 藝文志以爲
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亾事在春秋後
二十七年又言蔡亾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竝當時及
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
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
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 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 秦獻
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
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
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

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亾後楚與越爲鄰國
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
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滔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
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
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
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
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
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
之竝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
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
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

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
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
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詁讓案吳起之亂墨子假尚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
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襍篇倣劉向校晏子春
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
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
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
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
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
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
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誌墨僞書不數之）荀

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皐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

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抜貢生江都汪中述（詒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

此叙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刋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叙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

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

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朝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

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薇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敘（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

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
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
一條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
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
不等其佗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尚
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
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
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
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言字篆文作𠕋隸作亨又省
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
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亨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亨（普庚
反豚其字尚作亨說文𠕋（讀若烝乘厓之烝）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
烝代𠕋烝行而𠕋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𠕋生今與女爲
𠕋義其字尚作𠕋說文但楊也今經典皆以祖代但祖行而
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豬豢雍（與饔同今本雍譌作維）人但割而和之
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
文本作𡍮今經典皆以郭代𡍮郭行而𡍮廢矣唯所染篇云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𡍮之借
字知高爲𡍮之譌也說文放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放
殺行而放廢矣唯尚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
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
敎與敎相似知敎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

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侁女令經典皆以媵代侁媵行而侁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侁女非以爲僕也侁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侁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櫳樅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衝謂衝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同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尚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並與誠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節葬下篇費也下文費作拂知作智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宇智不智下智字與知同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宇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遼野之居野與宇同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即佗物佗俗作他睇作欣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睇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公孟篇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並與管同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隨下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山縣非兗地諸儒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

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
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
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詒讓案魯問篇魯陽文君也詳本篇 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
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
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
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宮夜
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
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
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
大夫稱主是也 詒讓案此說亦誤辯詳魯問篇 翟在魯睠然知鄉邦之重始

勸文子屈禮事齊 詒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歐繼止文子攻鄭
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 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
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
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
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
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
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
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
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
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 詒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 故太史公
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

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據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後 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畧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亾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絶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

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他說之諄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

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張氏墨子經說注必有精論惜未見傳本謹附錄是跋族更訪之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山與許周生互相闡繹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亦未見并志之以竢訪錄小山名杰周生名宗彥並德清人